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四十)

哈 杜 代 衡 著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卷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統 治 者

(四十)

哈 爾 濱 代 譯
社 衛 著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535
類號 083.12 / 0030
著名世界譯文

89216
003000



第二景

沙爾羅瓦，拿破侖的司令部

就在那同一天的夜半。拿破侖和衣的躺在一張牀上。他是在跟他的參謀部長蘇爾商量着事情，蘇爾是坐在他近邊；他向他的祕書口述着關於明天的行動的命令。這些命令是發給凱勒曼，德魯奧，拉波，什拉爾，和其他的將軍們的。蘇爾走出去，要將這些命令發給他們了。祕書又重新讀着各種報告。不久之後，有人傳報着奈伊將軍求見。從外邊的扶梯上傳來了他在踏上樓來的聲音；隨後，他便走了進來。

拿破侖

啊，奈伊，你怎麼又回來了？你究竟已經佔領了

那個非常重要的交叉路口沒有？——你究竟已經

在加特爾·勃拉防衛得妥當了沒有？

奈伊

還沒有呢。

因為，陛下，我正在開過去的時候聽到了礮聲，心裏害怕也許普魯士兵正在這裏襲擊着您，所以就停止了。正在這時候，——

拿破侖

我是這樣交代的：

我們無論怎麼樣都要想法子使得惠靈登和

勃呂歇爾這兩個人沒有集合在一起的可能。

因爲，英吉利的軍隊一定是從布魯塞爾來的，普魯士的軍隊卻一定要取道於納摩爾，所以加特爾·勃拉就成爲他們的必然的集合地點：你不把這地方拿在手裏，可怎麼能對付得了？

奈伊

陛下，我剛要把理由說出來，您就把我打斷了。——我又聽到一陣陣密接的鎗聲，還模糊的看到一行行的兵士，我就疑心一定是正在集合的英吉利的軍隊，一定是惠靈登所帶領的全部軍隊的前鋒。因此純粹是爲着謹慎一點起見，我就把巴歇呂的分隊先留下在弗拉斯奈斯，自己急忙的趕回來報告您知道。

拿破侖

奈伊呀，奈伊！

我真有點疑心你已經不是從前那個奈伊了：你從前是多麼勇敢的，現在卻變得這麼懦弱！我有健全的根據可以斷定，那一些使你這樣驚惶着的軍隊，不過是荷蘭的一些零星隊伍；因為，我有一些很好的細作派出在布魯塞爾，他們都向我報告說，英吉利兵是至今還沒有動一動，他們是正在那城裏作着通夜的享樂。

奈伊（憤憤的）

請您要先給我一個最後的良好的機會，然後您纔能放膽的說這樣的話！

873.53

855

v. 14.

拿破侖

機會你就會有的！……

不過現在——現在暫時不談吧。我心裏還有其它各種的不安。我剛纔得到個叫人心慌的消息，說是布爾蒙已經帶着他的整個部隊向敵人方面投降了。

奈伊

隨他去吧，我們總有法子補救的。

拿破侖

並不是這件事有什麼大要緊，不過這種預兆，卻總是不好！……對我的感情和尊敬是在淡下去；不過我總要補救。我們還有着很好的機會呢。

國家圖書館



002439846

你必需要馬上就趕快的回到加特爾·勃拉去，

凱勒曼的胸甲兵很快的就會到那裏來，跟你

一起努力把英吉利的軍隊趕回到布魯塞爾。

我現在要開到弗勒呂斯和里尼那一帶去了。

祇要勃呂歇爾的軍隊馬上就退卻，而惠靈登

又居然會在布魯塞爾再繼續的打一天瞌睡，

那麼我就可以毫不費力的把那都城佔領了！

朋友，你到樓下去，會看到有一份晚餐準備着，

你先拿它填一填肚子，吃完了，馬上就出發吧。

過去的這幾天，我們的運氣也着實不能算壞；

我們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兩位首領的

身邊，使他們不得不隔離着來向我們應戰了。

現在，還有兩小時可以休息。——我的同伴，再見吧，
到明天我們就又会碰頭的！

奈伊

陛下，明天再見了！

〔奈伊退場。〕

拿破侖睡熟了，那秘書等待着，等待他醒過來再繼續口述。傳令官布西走到了門邊。

布西

從巴黎送來的信件。（交着信件。）

秘書

等他自己醒過來之後，

然後再拿這些信件給他看吧。他剛纔已經

連續十八小時的騎着馬；他身體也比不上從前了。——巴黎有許多消息嗎？

布西

我所能知道的，

卻並不是這些消息。剛纔那個驛使對我說，他這一次並沒有從維也納帶來了皇后的信件給他，她是不像從前似的寫信給他了。

祕書

而且以後也永遠不會再寫的！據我看起來，那鳥兒一丟掉了它的窠，就永遠不再要了。

布西

在巴黎，他們所能得到的她那宮裏的消息，

都是從那邊的偵探傳來的。其中有一個人曾經傳着這樣的謠言：他說約翰大公爵在要出來跟我們打仗之前向她告別的時候是這樣對她說：『我可憐的路易絲：我很替你憂愁呢；這一次出去，我是希望他就此失敗，或是給打死，或是斷了項頸，這對於你，也像對我們一樣有好處。』

拿破侖（醒過來）

這個「他」字指的是我嗎？

布西（吃了一驚）

陛下，正是指您。

拿破侖（嚴厲的）

那麼，皇后可怎麼樣回答呢？

布西

陛下，那個消息說是她並沒有回答什麼話。

拿破侖

是不是那個被他們所任命為她的掌管的

奈泊格伯爵在去年春天正葬了他的妻子？

布西

陛下，是的。

拿破侖

哼……現在你且走開，別再留在這兒。

〔布西退場。〕

那祕書把許多信一封封高聲的讀着。他已經讀到最後的一封信；他開始讀着；讀到一句話，卻

突然的停止了。

不要緊，你念下去好了。大概又是什麼恐嚇，或是什麼瘋狂的預言嗎？下面是誰的簽名？

祕書

這一封信件下面簽的名字卻是「恩勤公爵！」（註一）

拿破侖（驚跳了起來）

真是笑話！真是惡作劇的事！沒一點道理的！這是最後一封信了嗎？

祕書

陛下，是最後一封了。

拿破侖

現在我要睡了，兩小時之後叫他們叫醒我。

祕書

陛下，我就去關照他們。

〔祕書走了開去。〕

蠟燭是拿掉了，祇把一枝剩下在那個地方，拿破侖努力着想要使自己鎮定下來。

譏刺之精靈

既然有人用恩勤公爵的名義來提醒了他，我再來跟他開一次小小的玩笑，也不會對他有什麼害處的。年輕的憐憫之精靈呀，這樣來一下你以為好不好？

憐憫之精靈

如果年歲之精靈的話是靠得住的，那麼這舉動又有什麼道理。不過我不願意多說，也不來阻制！

這時候，拿破侖是躺在那裏，有一幅幻象在他眼前經過，這幻象是包含着千百副的枯骨和屍骸，腐爛的程度各個不等。它們都是從各個戰場上爬起來的，滿身血肉模糊，都向他責難似的望着。在這一羣之中，他還認出了許多被殺死了的，他的親密的軍官們。在前面指揮着這一羣怨鬼的，便是恩勤公爵。

拿破侖（在睡夢中說着話）

爲什麼現在倒要來向我提出這種責問了？

如果我的行動都是被那個毫無憐憫心的

命運之神所統治着，那爲什麼怪我自己呢？

他混身流着汗的竄了起來，把最後一枝燭火也吹熄了。全場便被黑暗的帷幕所包裹着。

（註一）恩勤公爵是布爾朋一皇族，在這以前的一八〇四年就已經被拿破侖所判處死刑。

第四景

一間臨視着布魯塞爾的一條大街的房間

六月的太陽正在升起來的時候；光線勉強穿過了窗上的帷幕，射到了屋子裏。在屋子深處的左方有一張掛着帳頂的牀。『勃萊登營地』或『我所剩下在後面的姑娘』之曲的急速的音節由外邊的簫鼓吹奏着，聲音尖銳的傳到這屋子裏面來。有一位年輕的女子，穿着一身晚服，顯然的是在那裏等待着這聲音，現在聽到這聲音響着，便像一隻兔子從窠穴裏竄出來似的從牀上跳了起來，走過去把窗上的帷幕拉掉，把窗打開了。

一行行的不列顛的軍隊正從公園向南面開過去，從納摩爾門出了城。在這條街上的其它的屋子上的窗也都格格的打開了，所有的窗上都有看熱鬧的人擠滿着。

有人在房門上輕輕的叩着。一位比較年長一點的女子走了進來，向那第一女子身邊走去。

年輕的女子（轉過身）

啊，媽媽——我簡直沒有聽到你！

年長的女子

剛纔我睡得很熟，打鼓的聲音使我做起奇怪的夢來，後來我醒了，卻發現這些鼓聲倒是真的。我親愛的，這一陣熱鬧的聲音把你也驚醒了吧？

年輕的女子（厭惡的）

我是用不到什麼聲音來把我驚醒的。我一回來之後就根本沒有睡熟過。

年長的女子

這是因為昨天夜裏跳舞會上太興奮了的原故。你的眼皮上也起着黑圈呢。（現在，那簫和鼓的聲音已經近在屋子對面了，使房間裏的空氣都震蕩着。）啊——這一支曲子是『我所剩下在

後面的姑娘」——以前，有幾千個女人一聽到這個調子都會心跳起來的；如果她們以前聽了會心跳，那麼今天就一定又得跳一次了。

年輕的女子（她的聲音顫動着）

媽媽，你到這個時候再來提起這個話，真可說是有點殘酷的。這樣一來，我就是要看他們都看不見了！（她轉過身來拭着她的眼睛。）

年長的女子

我並不是在想着我們自己——更不是在想着你。——他們這樣擠上去多費勁——背着這麼大的背囊和火鎗，同時，我聽他們說，還背着五十六串的鎗彈子，在那個袋子裏還裝着四天的糧食呢。他們肩背上揹着這麼許多的東西，怎麼還能跑上差不多有二十哩的路程，怎麼還能打仗！……我親愛的，你不要哭呀。我早就想到，昨天夜裏你一定會爲着什麼人而感傷起來的。我應該早一點把你帶回家來纔是。你昨天跳了幾回舞啊？在聽到了戰事的消息，神經興奮着的時候，我簡直沒有可能再來關心着你了。

年輕的女子

祇跳了三次——四次。

年長的女子

是那幾次呢？

年輕的女子

『恩里科』，『科本哈根圓舞』，還有『漢諾佛舞』，還有『生命之精華』。

年長的女子

祇靠了四次舞的力量就墮入了情網，那真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呀。

年輕的女子（掩飾的）

墮入情網？誰說我是墮入了情網？這個話真是多麼可笑的！

年長的女子

真沒有嗎？……瞧這裏，那高地的軍隊正用他們的笛子吹着『高地情郎曲』一路的走過來

了。瞧，那些情人是怎樣的拖住在那些男子的胳膊上啊。（俯身向前面。）後面還有許多的軍隊跟着呢。你瞧，對面那位先生彷彿是認識我們的。他的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他向對面點着頭，喊着。）先生，這些是什麼軍隊？

對面的紳士

是第九十二軍。跟在後面的是第四十九軍，再後面是四十二軍——德尼斯·派克爵士的部隊。

年長的女子

謝謝你。——我想這位先生恐怕就是我們在公爵夫人那裏跟他談過話的那個人，可是我還咬不定。（停頓了一下。另一陣軍樂的聲音。）

對面的紳士

那是第二十八軍。（這枝軍隊連同着它的樂隊和旗幟走了過去。）現在走上來的是第三十二軍——是堪布特的部隊的一部分。這許多軍隊差不多是走不完的，是不是？

年長的女子

是的，先生。那位公爵已經出城了沒有呀？

對面的紳士

還沒有呢。我想，總有一些馬隊會在前面開路的。現在在開上來的步兵第七十九軍。（這軍隊開了過去。）……這些跟在後面的便是第九十五軍。（這軍隊開了過去。）……這些是第一步兵衛隊。（這軍隊開了過去。樂隊在奏着『不列顛的榴彈手』之曲。）……現在是快鎗兵衛隊。（這軍隊開了過去。）……現在是『冷川』皇家衛隊。（註一）（這軍隊開了過去。他向公園那方面望着。）後面走過來的是貝斯特總兵帶領的一些漢諾佛軍隊。（這軍隊連同着他們的樂隊和旗號開了過去。停頓了一會。）

年長的女子（向她的女兒）

這些就是驃騎兵了。他們出發去打仗所帶的東西，真要比在檢閱的時候多得多呢。那一大網一大網的乾草就重得要要把他們累死了。（她轉過頭去，看見她的女兒臉色已經變得非常慘白。）

啊，現在我明白了！你那個男的一定剛走過！你怎麼能知道他的性情是怎麼樣的，又怎麼能知道他究竟會不會回來？

那年輕的女子走了開去，投身在牀上，臉向着下面，悄悄的哭泣了起來。她的母親向她瞥了一眼，可是沒有去理睬她。停頓了一會兒。外邊的街石上傳來了一陣許多馬匹的踩踏聲。

對面的紳士（喊着）

公爵在這兒過來了！

年長的女子（向年輕的女子）

你在最緊要的時候倒反從窗口走開了！現在走過的正是惠靈登公爵和他的參謀部裏的軍官們。

年輕的女子

我不想要看他。我什麼東西都不想再看了！

惠靈登穿着一件灰色的長外套，戴着一頂小小的尖角帽，態度嚴正而樸實，騎着馬過來，正走下街道去；他身邊有四五位隨侍軍官陪伴着，這些人便是代理軍需總督德·蘭西，菲茨羅伊·桑麥賽特爵士，副官和繆夫林將軍。

對面的紳士

他就是隸屬在我們司令部裏的那位普魯士軍官，他的職務是專管傳遞惠靈登和勃呂歇爾之間的消息的；在此刻這時候，據他們說，勃呂歇爾是正在里尼地方受着法蘭西人的威脅。

那年長的女子轉身向她的女兒，走到了那牀邊去，彎身在她身上；這時候，惠靈登和他的參謀官們的馬蹄的踩踏聲已經在街上慢慢的移遠去，變得模糊了，同時，最後一枝軍樂隊的樂聲

也向索瓦涅森林那方面消隱下去。

發現她的女兒正因為悲傷而顯出了歇斯的里的病態，她便趕忙過去把窗幃拉攏，使得從這房裏看不見對面的屋子。全場完畢。

(註一)『冷川』皇家衛隊 (Coldstreamers) 因係由蒙克將軍 (General Monk) 最初在蘇格蘭冷川地方所組織，故名。

第五景

里尼戰場

在同一天上比較遲一點的時候。這是一幅從布西的風磨的屋頂上向南面望去的，里尼戰場的遠景；這風磨的地位是在普魯士陣地的中心和最高處，是在加特爾·勃拉東南面約莫有六哩遠近的地方。

在整個的前景中，那場地一直低下去，低到一條峽谷爲止，這峽谷裏有一條泥水的河流，叫做里涅河，在彎曲的流着，河水兩岸都種一行柳樹。在這幅景象的中部，在這水流的兩邊，便是那里尼村莊，村莊裏所有的祇是一些茅屋，花園和打着石牆的莊院；那村子裏主要的建築，例如教堂，墓地，和村子裏的草場之類，都是在里涅河的那一邊。

在那一方面，土地卻沿着一帶帶的麥田又高了上去，一直高到比前景中最高的地方更高的程度，一直達到右面比較遠的弗勒呂斯地方。

在前面，在看客和那村莊之間的斜坡上，是駐紮着由齊登帶領的普魯士軍的第一隊，那最顯著的地帶是由斯太因美茲所帶領的第一分隊佔據着。提勒曼所帶領的一隊是排列在左面，庇爾希所帶領的一隊是在後方，算是齊登的後備軍。在前面的中部，正在那風磨下面，勃呂歇爾正帶着他的參謀部員們坐在一匹漂亮的灰色的駿馬上，在很留神的看着。

從這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件黑色的東西，從離開約莫有三哩遠近的弗勒呂斯地方的地平線上慢慢的向這邊開過來。這便是在開過來挑戰的拿破侖的軍隊的前鋒。

正在這時候，在那一條打從風磨後面經過的路上，卻起了一陣馬蹄的得得聲；從後面繞道走到前面來的，便是惠靈登公爵，他的參謀部諸軍官，和一小隊馬上的衛隊。

惠靈登和勃呂歇爾在風磨底下互相招呼着。他們走到了裏邊去，從裏面傳來了走上梯子去的聲音。

惠靈登和勃呂歇爾走到了這屋頂上，後面由菲茨羅伊·桑麥賽特，格奈塞腦，繆夫林，和其他的一些人跟着。他們還沒有重新談話，卻先用望遠鏡向那遠邊地平線上的黑沈沈的動作望着。惠靈登的態度是鄭重的，堅定的，幾乎可說是淡漠的；勃呂歇爾的態度卻顯得迫切而又不安。

惠靈登

在加特爾·勃拉，他們是至今都沒有集合了像在這裏所集合的那麼多的軍隊。

勃呂歇爾

他們這一次是從

弗勒呂斯的山峽裏突然過來的。我因為受着了他們的礮隊的正面攻擊，所以在天剛亮的時候

就祇能叫我的馬隊的前鋒退卻……據我想，他們是
不久就會到這兒來的！

惠靈登（依然用望遠鏡望着）

我已經看到他的參謀部，

如果我的眼睛沒看錯，我敢說連那個首領本人

我都已經看到了……親王，在我們前面的，竟是有着

他們整個兒的軍隊呢。（沈默片刻。）好，好，跟他們較量一下吧！

您打算要我幫點什麼忙啊？

勃呂歇爾因為完全在關心着他所看到的東西，所以竟像沒有聽到惠靈登的話似的。

公爵，我打算這樣說：

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們知道，您這一次是帶領着您全部的兵力，從那村子後面過來，準備着要做我們的後備軍的。

繆夫林

可是，請您要注意這一層情形：

波納巴特是已經把他的全部兵力整個兒的都重新分配過，使您推測不到他究竟是什麼主意。所以您的計劃我是不敢贊同。

勃呂歇爾（拿下了他的望遠鏡）

從這情形看起來，

拿破侖的計劃彷彿已經改變了！他現在彷彿是

想要攻打我們的松勃萊夫和勃里之間的左翼。……
如果真這樣，我應得把防衛陣線重新整頓一下。

惠靈登

我們所看到的他的兩個分隊，其中的一個正在
從弗勒呂斯伸展過來，彷彿在向里尼方面出發，
另一個是向着聖·阿曼德。

勃呂歇爾

公爵，等到半小時之後，

我就可以完全弄清楚了。如果他在打算的計劃

果然像我料想的一樣，那麼就該馬上叫逢·齊登

阻攔着他們過來的道路；叫庇爾希駐紮在這兒，

叫亨克爾駐紮在里尼，斯太因美茲駐紮在拉·艾。

惠靈登

這樣看起來，大人，我就可以照了我的原來計劃馬上就回去把我的兵力向着他們的左翼方面攻擊過去，努力把那一個方面的軍隊包圍起來。

勃呂歇爾

不錯，不錯。我們的對付方法自然而然的出來了；您可以拿您的全部實力都從加特爾·勃拉出發，沿着通弗拉斯奈斯的道路進展吧。

惠靈登

我一定如此。

到必要的時候，我就馬上可以向戈斯里出發的！

格奈塞腦

各位大人，如果叫我來對這些戰略做一個評判，我卻覺得這種辦法不會達到一致行動的目的；這種辦法實在是太富於偶然性了，不能算固定，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對不可知的事情的投機！

沈默了一會兒；後來，參謀部的軍官們便互相談着話，都主張無論如何是以集中實力為最妥善的辦法。接着便大家都紛紛議論起來。

勃呂歇爾（下結論似的）

公爵，我們會在這兒等你趕過來幫我們的忙的。

惠靈登

說到歸根結蒂，我還祇能同意這是最好的辦法。

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吧。如果我自己不被攻擊，我就會到您這兒來的。——現在，我就要趕快的回到加特爾·勃拉去了。

勃呂歇爾

我也得從這兒走下去，再去把那下面的各種情形仔細的觀察一下，考慮一下；在這裏，我們是再也不能看得到更多的事情了。

惠靈登，勃呂歇爾和其餘的人都從那屋頂上退了場。他們不久便又重新在下面出現了，惠靈登和他的隨員們飛快的向加特爾·勃拉那方面奔馳而去。

停頓片刻。

啞場（在下面）

大礮響了三聲，這就是表示法蘭西方面已經在開始攻擊了。拿破侖的軍隊在對面的綠色的穀場上沿着斜坡在向這邊打下來，樂隊和人聲都一齊在演唱着勝利的歌曲。那法蘭西兵是分成三枝大隊下來的：凡達麥是在左方（在看客的右方），攻打着聖·阿曼德，這是普魯士陣地的最前面的一隻角；什拉爾是帶領着中隊，在向里尼進展；格魯希是法蘭西軍的右翼，他卻還在後面較遠的地方。向那後方遠望過去，我們還可以看到拿破侖，皇家衛隊，和密羅所帶領的胸甲兵，他們是駐紮在後面，作為後備軍用的。這一次猛烈的攻擊是由一大羣的散兵做先鋒的，他們把高高的麥子都踏倒，使那些在後面的自己方面的人馬都顯露了出來。

在兩方面的轟擊聲中，他們已經慢慢的接近着普魯士的陣地了，雖然在他們自己的軍陣中也被普魯士的鎗礮打穿了幾條出路。他們把普魯士兵從里尼地方趕走，但是後者卻在那些屋子裏，墓場上，和村子的草場上重新集合了起來。

憐憫之精靈

我看見了一個混身鬆散的，奇形的怪物，生着一副古代的神話中的人物的形像，彷彿是有着十萬副以上的肢體和眼睛，又生着五萬多個頭顱，這一個怪物是在那些建築物旁邊纏繞着。

年歲之精靈

你自然會看到。

這便是那毀滅的巨魔，你再耐心的瞧吧。

在教堂的四周圍，他們連司令部也沒有的在打着，面對面的擊射着，用沒有裝在鎗上的刺刀刺着，用毛瑟槍的柄子兜腦壳的搗着。那村莊已經着了火，不久之後就變成了一座大爐竈。門

窗打破時的木材破碎下來的聲音和交戰者的詛咒聲混成了一片，一直升到天上，中間還夾着河流那方面的“En avant”的喊聲和比較近一點的“Vorwärts”（註一）的喊聲。戰陣一直伸展到西面的勒·阿摩和聖·阿曼德·拉·艾里尼是蒙在一大片的煙塵裏，也看不見了。

一陣聲音（在風磨的腳邊）

在這太陽下去的時候，我們都要流血了！

勃呂歇爾親王在焦急的等着的英國兵，

卻至今不能過來。惠靈登祇傳來消息說，

他在加特爾·勃拉也受到了敵人的攻擊，

恐怕不久竟會鬧到片甲不存的地步了！

這個消息顯然是非常可靠的。剛纔所能聽到的，從加特爾·勃拉那方面傳過來的一陣輕微而昏沈的聲音，現在已經擴大成一片怒吼似的轟擊聲了。

全場突然的結束。

(註1) “En avant” 是法語，“Vorwärts” 是德語，意義同為「上前去」

第六景

加特爾·勃拉戰場

就在這同一個日子。這幅景場是向着南面，那一條從布魯塞爾（在看客的後面）通到沙爾羅瓦去的，在前面的小山上過去的，枯瘠而筆直的大路，把這幅景象從前景一直到遠方平分成了兩半。在離眼前不遠的一帶高起的比較空曠的地方，在那個被稱爲加特爾·勃拉（註二）的一隻角上，那前面所說起的大路是被另一條道路成斜形的交叉着，這條道路是從看客的右面五哩遠的尼委爾地方通到左面二十哩遠的納摩爾地方。在左面五六哩遠近的地位，是跟前面一景中的地帶相接近了，里尼就在那地方，從那裏至今還繼續的傳來了一陣陣鎗礮的聲音。

在這場面中央的交叉路口到遠方的地平線之間，那地勢是深深的陷落了下去。在這陷落處的那一面，那同一條通到沙爾羅瓦去的筆直的大路是可以看到在爬上一個斜坡去，爬到斜坡頂上，便不再看見了。還有一片龐大的樹林，稱爲波需林，是從右面半中間的一座山崗邊伸展過來，差不多一直伸展到這交叉路口；這路口是稍稍有着幾座莊宅，還有一家小客棧，這一帶地方的地名就是從這交叉路口而取定的。

約莫在離開四分之三哩遠近的地方，差不多是躲在向着沙爾羅瓦那方面的地平線裏，也有着一帶田場，地名叫做什密雍果爾；還有一帶田場，叫做比羅蒙，是在前者的左面一哩遠近的一帶高地上，差不多是在通納摩爾那條道路的前面。

啞場

在這一場剛啓幕的時候，已經可以看到戰事正達到了它的最高點，而且是達到了最悲慘的階段了。惠靈登已經從里尼回來；由那些在早晨的時候從布魯塞爾開拔出來的兵士們把守

着的同時是由那些上一天夜裏還在公爵夫人家裏跳着舞的軍官們統帶着的，不列顛軍和漢諾佛軍的陣地，是在這景象的左面沿着通納摩爾的路上的一帶地方，同時又環繞着那個交叉路口。法蘭西軍的陣地，由奈伊統領着，是在後面遠方的那些山尖上；他們正帶着無數的人馬，從那上面撲下來。有一些前鋒的隊伍已經在攻打英吉利的左翼了；同時在戰場中央的煙霧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有兩行前鋒散兵在互相的開着火——那南面的一行是深藍色的，北面的一行是暗紅色的。時間過去，一直到過了四點鐘的時候。

謠言之精靈

法蘭西那一方面的礮隊的猛烈的轟擊，現在是加了倍了。開到這裏不久的無數稠密的步兵，再由盛大的輕騎隊幫助着，此刻正像潮水般在向那死勁的盤據住

波需的叢林的布倫斯威克的軍隊攻擊。
在那取攻勢的有幾隊法蘭西軍隊上面，
有一張像幽夜般黑的旗幟在空中飄揚，
這就是表示對敵人祇有殺伐，決不招降！

布倫斯威克的軍隊已經被法蘭西方面的葡萄彈所打得七穿八洞，破敗不堪了，屍骸是一堆堆的堆積着。布倫斯威克公爵本人努力着想要使軍心鎮定下來，點起了他的煙斗，騎着馬，在他的陣線前面上上下下的遲緩的走着，準備着不久就要發生的衝鋒。

謠言之精靈

法蘭西兵在向布倫斯威克軍隊撲過去，
使他們祇能退走。公爵的末日是來到了。

他在自己的驃騎隊頭上騎着馬奔馳着——
這些騎兵都穿着莊嚴而又怕人的裝束，
全身黑色，頭上是喪服似的顫動的羽毛，
還戴着閃光的銀骷髏和交叉着的枯骨，
算是用來紀念他的幾年前陣亡的父親……
而現在，一粒子彈從敵人的營陣裏飛來，
把那活着的兒子也打中了。

布倫斯威克跌倒在地。他的軍隊完全失去了鎮靜，便都一點勇氣也沒有的讓了步。
法蘭西的前鋒軍隊，同時由馬隊幫助着，一邊在吶喊，一邊在向前進展。聯軍的軍隊已經被威逼到了英吉利的主要陣地邊。惠靈登本人有一次也受到了危險，但是他使他的馬跳了一下，纔算逃避了過去。

一重烟幕降下來。停頓片刻，帷幕又重新升起。

憐憫之精靈

且再看一看統治者們的殘酷的糾紛吧！
我們看了許多時候，究竟又發生了什麼？

司書使者（朗誦）

一大隊的英吉利的步兵和他們的聯軍，
氣急敗壞的從布魯塞爾那條路上趕到，
馬上就駐紮着，努力在抵抗敵人的進攻。
奈伊因為沒有同樣的援軍而在擔着心，
他就吩咐他手下的胸甲兵的縱隊，立刻
準備好全部的武裝，向敵人猛烈的衝鋒。

是的，他們互相撲來撲去的努力攻擊着；
英吉利兵快要支持不住了，幸喜庇克登
卻帶了生力軍從一片麥場上出來幫忙。

隨後，卻是由比雷的馬隊來擔任着衝鋒……

戰事是更加擴大了。英吉利的左翼已經
被趕到了比羅蒙，同時在他們的右翼上，
波需的叢林卻也受到敵方嚴重的威脅；
惠靈登懷疑似的把眼光向四周圍望着；
英吉利的軍事的榮譽彷彿要蒙到損失，
而在里尼方面，吶喊聲卻也愈來愈響了。

謠言之精靈

你們的記錄剛告完成，戰事卻換了形勢；

不久之前，又飛快的來到了礮隊的援軍，竟把英吉利軍的危難的局面漸漸打破；凱勒曼的胸甲兵，是連人帶馬都全部的帶好了堅實的披掛，像潮水般洶湧而來，現在正在大路上奔馳着了。還有許多隊污穢而又渴熱的不列顛兵，現在也近了，他們已經趕到了這座波需的叢林裏了；那地方是到處都被那稠密的樹陰遮掩，猛烈的掙扎祇可能聽到，不能完全看見。敵人在繼續加強，使奈伊看了不免憂心，他是至今還沒有盼到德·愛爾隆的援兵！

奈伊是一寸一寸的在退卻了，惠靈登卻在很快的進展。在暮靄中，奈伊的軍隊一直退到了後面的弗拉斯奈斯地方，在那裏，他碰到德·愛爾隆趕上來幫他的忙，但是已經太遲。

那疲乏的英吉利軍和他的聯軍是從這一天早晨一點鐘的時候就已經在開始趕着路，一直到這時候纔準備在交叉路口搭起營帳來。他們的火光閃爍了一會兒；漸漸的，他們是睡熟了，那地方祇剩着死一般的沈默。惠靈登走到了他的營帳裏去。夜慢慢的黑暗下來。從里尼來的一名普魯士的驛使走了進來，他被領導到惠靈登的營帳裏。

憐憫之精靈

在當地已經發生了這許多重大的事件，一名驛使又會帶來什麼更緊要的消息？

司書使者（朗誦）

那早就開始了的驚人的搏鬥，在這一個人

下午中，已經把顫抖着的里尼全部蕩平；拿破侖的偉大計劃是差不多快要實現，他是看準了普魯士兵的精華的所在地，來施行他的預定的攻擊。勃呂歇爾，爲要抵抗敵兵，便把全部後備軍都召集起來，親自用衰老的臂膊舞動着他的指揮刀，催迫着他的白馬撲上前去。可是那部隊卻疲乏得跟隨不上了。這時候天色已晚，同時還起了雷雨和暴風。可是他卻還在鼓勵着他的部隊努力殺敵。不久，他的馬又中了飛來的槍彈，把他摔倒在地下了。他在萬馬奔騰的混亂中弄得神魂不定，

讓別人扶上了另一匹戰馬，纔離了險境，他的狼狽的部隊不久也逃得無影無蹤，於是他的陣地便整個兒的被敵人佔領。

全場在半夜裏閉幕。

(註一) 加特爾·勃拉這地名原文作“Quatre-bras”，意爲「四條手臂」，蓋卽指這兩條交叉的道路。

第七景

布魯塞爾 皇家方場

在這同一天的夜裏，黑暗而又蒸熱。一大羣的市民擁擠在這廣闊的方場上。他們老是把眼光定住在通納摩爾的路上望着，那路上每分鐘都有大大小小的車輛載着傷兵來到。另外還有一些受傷的人是跛行着回到這城裏來。還有一些從惠靈登的在加特爾·勃拉的軍隊的雜色隊伍裏逃回來的兵士也來到了，他們是走得更快的；他們打着手勢，向民衆說着前方是完全失利了，法蘭西兵不久就會打到布魯塞爾來了。

行李車和它的車輛，有的有馬匹，有的沒有馬匹，都停在一家旅店的門前，四周圍是環繞着許多英吉利和其它各國的貴族和紳士，帶着他們的男女僕役。戰地通報在那方場的角上張

貼了起來，那些人在暗淡的油燈光下面向這些通報看着。

有一陣馬蹄聲傳到耳鼓裏來，那些馬匹也從這同一座通納摩爾的城門走進城來。騎在馬上的的人是比利時的驃騎兵，也是從戰場上回來的。

若干驃騎兵

法蘭西人快要來到了！惠靈登是打敗了！波納巴特馬上就要來到我們眼前了！

驚慌是達到了最高點。在旅店前面，大家都把馬匹忽忽忙忙的駕到車輛上去：人們擠到了車子裏，想要把車子開走。但是這些車子卻擠得太緊，而且四周圍都是人羣。因為走不了，他們便在絕望中用各種不同的方言互相爭論着又咒罵着。

布魯塞爾的市長，卡貝侖男爵，德·烏爾賽爾公爵，和其他的官吏們上場來。

卡貝侖男爵

把這個新的佈告張貼起來。這是一個比較可以叫人放心的消息，也許稍稍可以使他們鎮定一下子。

一張新的佈告在那舊的佈告上面釘了起來。

市長

善良的民衆們，你們安心一點吧。波納巴特並沒有打了什麼勝仗。整個下午所聽到的鎗聲是愈來愈輕了，這就毫無疑意的可以表明那軍隊是愈退離這裏愈遠了。

一公民

據他們說，法蘭西兵在加特爾·勃拉的人數是有四萬以上，可是今天早晨卻並沒有四萬名的不列顛兵開拔出去對付他們呀！

另一公民

同時還聽到有人謠傳說，這城裏的文書和財庫都早就已經搬到了安特委爾普去了！

市長

這不過是爲預防起見。像這樣的虛驚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在現在這時候，誰都是說有六七萬的聯軍在抵擋着拿破侖。現在，傷兵是一批一批的，這樣快的運回來，可是誰肯去看護呢？親愛的市民們，你們替這些不幸的人們盡一點力吧；你們要相信我，如果你們幹了這些慈善的事情，敵人就一定不會來傷害你們的。

公民們

叫我們怎樣盡力呢？

市長

我請那些家裏有牀墊，牀巾，和被鋪的人，都把這些東西帶到城中旅館裏來，再把牧師家裏的舊的麻布和絨布也都帶了來。

有許多人都去動手幹着這些工作了。停頓片刻，有一名驛使上場來，他向市長和卡貝侖男爵說着話。

卡貝侖男爵（向市長）

最好馬上就告訴他們知道，免得他們再起一次虛驚。

市長（向公民們）

我雖然很難受，可是不能不告訴你們，你們今天早晨看到的，騎着馬出去的那位布侖斯威克公爵，今天下午已經在加特爾·勃拉陣亡了。一粒毛瑟鎗的子彈從他的左手打進去，打穿了他的肚子。他的屍身現在正要搬回來。你們應該態度持重一點。

在人羣中鬆開了一條向着納摩爾的道路的走路；於是，他們都在那裏等着。不久，一個臨時的喪禮的行列緩緩的走到了這街道上來，那公爵的屍身是放在一架礮車上，後面跟着一小隊

的布倫斯威克兵，都拿着倒轉的短銃，他們帽子上的銀色的骷髏在燈光下面閃耀着。當這悲慘的行列經過的時候，市民們的混亂是被一種沈默而淒涼的空氣所替代了。

市長（向卡貝侖男爵）

昨天夜裏開跳舞會的時候，我也已經在他臉上注意到了一種像表示着某種預兆的奇怪的样子，彷彿他已經知道了今天的事情似的。

卡貝侖男爵

公爵夫人也對我這樣提起過。……他是比什麼人都還厲害的痛恨着法蘭西人，以前，他的父親也是一樣。啊，這裏，那位英吉利的漢密爾登總兵來了，他也是直接從戰場上來的，他一定能夠給我們一些靠得住的詳細的消息。

漢密爾登總兵從通納摩爾的路上走了過來。他向市長和男爵談着這一場戰事的結局。

市長

現在，我要到城中旅館去了，我要去替那些不能在私家住宅裏找到安歇處的傷兵們準備一下。

〔市長，卡貝侖，德·烏爾賽爾，漢密爾登等等，分別的下場。〕

有許多的市民都向城中旅館那方面走去幫忙了。一些剩下在那裏的人們，是靜悄悄的在看
着許多車輛把傷兵裝進去，一直看到很遲的時候。那方場附近和別處地方的屋子的門都打
開了，裏面的房間都點着燈，在等待着戰場上再有人來到。
有一名驛使騎着馬飛奔的趕來，許多的閒人都向他詢問着。

驛使（匆忙的）

普魯士兵已經在里尼被拿破侖本人打敗了。他明天就要打到這兒來了！

〔驛使退場。〕

第一閒人

真見鬼！這樣說起來，我又得準備歡迎他了。我是不是要逃到安特委爾普去的！

其他一些閒人（低音調）

皇帝萬歲！

從下城迷漫過來的一重溫暖的夏季的霧把公園和皇家方場重重的包裹着。

第八景

通滑鐵盧的道路

現在所看到的是一幅從加特爾·勃拉向那英吉利軍來到的道路望回來的景象。這條道路成一條直線的從前景慢慢的縮小過去，一直到場面的半中間；它越過了聖·若望山，穿過了滑鐵盧，達到布魯塞爾。

這條路上現在是點綴着英吉利軍和聯軍的步兵的活動的形像，他們正在那裏退走，準備退到聖若望山邊的新陣地去。在前景中，太陽還照常光明的照耀着，但是在北方的地平線上的滑鐵盧和索瓦涅森林一帶地方，太陽卻被一重重慢慢的在升到天心去的黑雲所遮蓋着。爲要掩藏退卻的行動，英吉利的前哨兵卻還保持着他們在戰場上原有的陣地，依然面對着

伊奈的軍隊，同時還不時的在散亂的開着火；馬隊也爲着這同一原因而暫時留在那裏，此刻正在那交叉的通納摩爾的道路邊列着陣。

惠靈登，曷克斯布里奇（他是馬隊的負責軍官），繆夫林，維維安和其他的一些人上場來。他們都拿着望遠鏡在望着弗拉斯奈斯，奈伊的在昨天夜裏退卻了之後的陣地，同時也望在里尼的拿破侖的陣地。

惠靈登

正午的太陽這樣強烈的在那邊照耀着，使他們的兵器都變成鏡子了。他們走得愈近，光彩便愈顯得鮮明。馬爾貝附近的光彩彷彿是裝好的刺刀吧。

曷克斯布里奇

維維安正從望遠鏡裏看到，他們是胸甲兵。同時，我想，奈伊的隊伍也沿着那條道路走近來了。

惠靈登

這一點是可以斷定的：在我們眼前，整個的法蘭西軍隊正想聯合起來一同追趕過來。我們的對付法因此也決定了。我們的馬隊無論如何不能再在這裏逗留；它必需退到聖·若望山邊去，在那裏充做步兵的後衛隊。根據戈登所帶來給我們的消息，我們可以毫無疑問的知道老年的勃呂歇爾在昨天的確已經在里尼遭到了一場狠毒的攻擊，

而被迫得祇能引兵退卻了！所以我們方面，

爲要遵從預先約定的計劃，現在也祇可能

走着跟他同樣的道路……當然，那些後方的人

一定會說我們也打了敗仗。但也祇能隨它，

他們是非說不可的……（他向天庭四周圍望着。）天上又像要下大雨了，

這對於我們是更不利的！

那說話的人和他的參謀部員在步兵後面騎着馬，沿着通布魯塞爾的道路走了過去，曷克斯

布里奇便又開始叫馬隊也退卻了。

茂塞隊長帶着一隊輕礮隊上場來。

茂塞（興奮的）

大人，向後面瞧瞧

從我過來的那一條路上出現的那一個人，

您瞧，可不是正就是波納巴特本人嗎？

曷克斯布里奇（從他的望遠鏡裏望着）

是的；

太陽光從後面照過來，把他的面部的輪廓

顯得像一朵雲的邊一樣清楚！他那身衣服

也很清楚的！開火吧，要瞄得準！

那礮隊匆忙的準備了起來，開着火。

慢慢，別動手。

他還帶着他的馬上的礮隊一起趕過來呢，
我們在這兒非常危險了。快把礮車掛起來，
我們要趕快的逃走纔是。

英吉利的礮隊和馬隊加緊了速度退卻着，正在這時候，天氣卻突然變了，開始打着閃電，下着雨。他們都匆忙的沿着通布魯塞爾的道路奔馳而去，曷克斯布里奇和他的幾位副官騎着馬，在他們的部隊旁邊跑着；直到最後，加特爾·勃拉地方是除了已經殺死的人之外再沒有不列顛人的踪跡了。

場面的焦點是跟着英吉利的退軍在移動，那條道路和它的兩邊的風景是像連續的風景畫似的在看客的視線面前滑過。當這退卻在繼續着的時候，那些精靈們卻在單調的唱着。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黑暗的時間來到了；天上起了雷雨和颶風，風吹着，雨打着，那地方是變成了一片迷濛，蒸汽的帷幕到處張着，織成了茫然的霧海，士兵們的紅色的軍服也失去鮮明的色彩。被敵人的刀鎗追逼着，他們是拚命的逃亡，穿過了無數的斜坡和山谷，又越過了橋樑；他們千辛萬苦的來到了那格那普的村裏，一邊在抵抗敵人，一邊在抵抗殘暴的天氣。礮彈紛紛的掉落在那泛濫着雨水的路途，盛大的馬隊在蓋滿了泥水的穀地上經過，毛片黏濕的馬匹在污泥裏把膝蓋都陷進，像這樣的長途跋涉，真可說是萬分的困頓！

後來，不列顛和波納巴特的軍隊都消隱了，時間已經慢慢的進展，已經到了薄暮時光，使得這茫茫的大野頃刻間變成一片昏黃。

在滑鐵盧前面的，聖·若望山附近的一帶地方，已經被英吉利軍的前鋒和大隊的步兵所佔據了，漸漸的，馬隊和礮隊也過來跟他們合在一起。隔不了多少時間之後，法蘭西兵便在那環繞着拉·貝爾·阿里盎斯村的一帶穀場上紮下了他們的新的陣地。

從英吉利軍的營帳裏，火光開始照耀着。營中的水壺掛了起來，兵器也擱了起來，那些人站在柴火四周，烘着他們身上打濕的衣服。對面的法蘭西兵卻像死人似的躺在淋着水的綠色的小麥和大麥堆裏，既沒有晚餐，也沒有柴火。

漸漸的，英吉利軍隊也躺了下去，那些人都裹着他們的濕淋淋的被單在耕種過的泥地上縮成一團，有的卻坐在垂熄的火焰邊睡熟了。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黃昏的眼皮到此刻終於整個兒的閉住，
而那許多對這裏的田野是生疎的人羣，
卻像到了家鄉似的倒下身就昏昏睡去！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這樣的時時刻刻提防着真是痛苦萬分；
在這一片正演着滑稽戲的廣場上守夜，
便當然是杯弓蛇影，便當然是草木皆兵！

一種無名的恐慌在威脅這綠色的原野，
眼前的景象已經在預言着未來的禍殃，
但不是日蝕或風雨，也不是大地的崩裂。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

連野兔子都聽了馬蹄的踹踏聲而驚慌，
它們一邊在逃走，一邊在把白尾巴搖擺；
小燕子也都紛紛的離開了茅舍的屋樑。
田鼠在地下的巢穴也都被車輪子傷害；
雲雀把它在孵着的卵拋棄，向別處飛奔；
掘地道的工兵們把刺蝟的家也都破壞。
蝸牛驚嚇得用它們的硬殼裹住了全身，
但終於還不免被滾過的車輪子所壓破；
蠕蟲們詢問着頭頂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趕快鑽到了泥土下面，深深的藏躲，照這樣，便以爲自己是已經萬分的安全，卻未曾料到還有被血潮所淹死的災禍！

飛蛾們早就已經冒了這一整天的風寒，卻還要受到這許多馬蹄和人足的踐踏，便都死得比死於氣候的欺凌更覺難堪。

一叢叢的麥穗也都踏成泥漿，完全糟塌，它們都已經青了，卻再也不會變成金黃；那許多含苞的花蕊也都從此不會開發！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這一個季候的計劃是完全受到了損傷，
燦爛的成熟的時節，我們再也看不到，
正像一個黃金時代的少年突然的天亡！……

今晚上來到的那些人現在卻又怎樣了？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

年輕的是睡熟了，但是那一陣陣風雨聲，
卻把老兵們的往日的痛苦兜上了心竅；

在印度所受的痛苦，半島上所受的辛勤，
弗里蘭德的陰寒，和奧斯特里茨的煩怨，
都來打擾着潮濕的牀，使他們睡臥不寧。

災禍之精靈的合唱隊

他們大家都一邊搖頭，一邊聲聲的悲嘆，
恐怕祇消等到明天曉霧掀開，天色未晚，
就要跟這一大堆黃土做成永久的同伴！

英吉利軍營裏的火是熄滅了，沈默把那地方統治着，祇除了那公平的落在兩枝睡熟了的軍隊身上的雨點的瑟瑟的聲音。

第七幕

第一景

滑鐵盧戰場

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的，從空中望去的戰場的景象。天上依然佈滿了雲片，雨依然在下着。一片綠色的原野差不多是連續不斷的，上面種着黑麥，小麥，和金花菜，一塊塊的分成了各種長方的或是不規則的形狀，但是中間卻沒有籬笆間隔着；這一帶原野蓋滿了那一片成水波形的土地；在法蘭西軍和英吉利軍的陣地之間，這片土地卻沈了下去，變成一帶淺淺的峽谷了。那一條從布魯塞爾通到沙爾羅瓦去的道路像一條地峽似的在兩軍的陣地中穿過，又從英吉利軍陣地後面繞過去，一直達到索瓦涅的稠密的

叢林。

英吉利軍已經在從他們的營帳裏走出來。他們經過了一整夜潮濕的安歇之後，動作都顯得非常僵硬，遠望過去祇像一座蟻山上的螞蟻似的來來去去的忙着。那每十來個人成一羣的數千名兵士一堆堆在活動着，大部分都是紅磚似的顏色，不過那些外國供給來的兵士卻要顯得更黑一點。

早餐在青色的木材的多烟氣的火焰上燒了起來。無數的人羣，有許多都祇穿着襯衫，大家都在整理着他們的銹了的火鎗，拉着鎗機，開着槍試驗着，又在把他們自己身上的污泥弄掉，把交叉的皮帶上的煙灰揩掉；他們的外衣上的紅色的染料是差不多已經被雨水打得褪色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他們排列了起來，散佈開去，各自在戰陣上排定了地位；在戰陣最前面，是一帶成波浪形的長線，延長到三哩路光景，在烏戈蒙，拉·艾·聖，和拉·艾這三個地方有三團軍隊聳出在這條長線外面。

向法蘭西陣地那方面望過去，我們又可以看到他們已經在天色未明時就悄悄的從他們過

夜的那地方伸展了過來，到此刻，也正在展開軍陣，各自排列到自己的地位上去——那些人，都佩着紅色的肩章，背着毛茸茸的背囊，他們的武器像陳列在山腳邊的市場上的刀叉似的閃爍着。

他們排成了三條成新月形的集中的戰線，都一致的緊對着英吉利軍的中部，在他們後面是駐紮着皇家衛隊的重兵。他們的擂鼓的聲音，他們的喇叭的聲音，和他們的正奏着『爲帝國的幸福之曲』的樂隊的聲音，跟英吉利軍方面的沈默恰巧成爲顯著的對照。

一大堆的人，裏面包含着惠靈登，一些將軍，和其他的一些參謀部的軍官，老是騎着馬在英吉利的陣線前面來來往往的走着；在那陣線上，每一枝軍隊的旗號都在青年的旗手手裏飄蕩。公爵本人，現在是已經四十六歲了，騎着他那匹名字叫科本哈根的栗色的戰馬，穿着一條輕便的長褲子，戴着一頂沒有羽毛的小小的尖頭帽，披着一件青色的外衣，這件外衣在被風吹起來的時候便顯出了它的白色的嵌線。

在法蘭西軍那方面，也有一隊分散的人在陣線前面走着，在作着初步的視察。波納巴特——

他也是四十六歲——是穿着一身灰色的外套，騎着他那一匹名字叫馬朗戈的白色的阿刺伯馬，身邊由蘇爾，奈伊，什羅麥，德魯奧，和其他的大將們隨侍着。有許多的副官像毬子似的在這一堆人和戰場的遠方各地來去的奔波着。太陽已經在開始照耀了。

憐憫之精靈

下面這許多擁擠的人羣，你可知道？
他們多麼勇敢的等着戰事的來到。

年歲之精靈

謠言之精靈們，請你們詳細的報告！

謠言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唱）

請你們先向那法蘭西軍的左翼的陣線展望，
望着那烏戈蒙的原野，多麼平靜，又多麼空曠，——

這地方彷彿是從古以來就握着和平的特權，
可是到今天，卻也要同樣的看到戰雲的瀰漫，
現在，這裏是駐紮着雷伊的三枝步兵的分隊，
同時還有比雷的馬隊在他們左邊擔任防衛。
此外還有德·愛爾隆所帶領的四倍多的兵將，
他們是在右翼方面排成了綿延不斷的長行，
位置是在布爾塞爾到沙爾羅瓦的道路左方，
再加上耶基諾的輕騎隊，是那樣的兵強馬壯，
他們是在極右面，此刻已經在那裏磨礪刀鎗。
這就是第一條戰線的形勢。

半合唱隊二

此外，在他們背後，

還有着羅波伯爵，地位在布魯塞爾大路之右；此外還有多蒙的馬兵，還有須伯爾維的馬兵；還有凱勒曼的胸甲兵，把武器在陽光裏搖擺，還有密羅的馬隊，是在當着德·愛爾隆的幫手，他們的刀鎗也同樣的在閃耀着鮮明的光彩：這裏所說的，就是那第二條戰線的大致情形。

半合唱隊一

至於那第三條陣線，同時也就是最後的一條，卻包含德·愛爾隆，羅波，和雷伊的步兵的礮手；此外還有用馬拖的重礮，都用輪子駕得高高，準備在空曠的地方跟馬隊一起進攻或退守。

半合唱隊二

再說到英吉利兵的情形，在極左邊作爲輔衛，便是凡德勒部下的驃騎兵和維維安的馬隊；再過來是底克登的人馬，正佔據着一帶丘陵；再過來是溫克和貝斯特的人馬，漢諾佛步兵；比蘭特的部隊是緊對着敵人，沒有一點屏障；還有堪布特的步兵，派克從北方帶來的同黨，他們都帶着肩章，絆着腳套，穿着北國的長裙；霍爾凱特，盎普特達，基爾曼塞格也紮好陣營，再過來，跟他們的綿延不斷的陣線互相連接，便是巴林的部隊，佔據着那一片海奇的田野。

半合唱隊一

梅特蘭和比音的人馬是列在科克的分隊裏；

在那一片古舊而陰暗的烏戈蒙原野的四方，早就已經佈置好了防守的伏兵，稠密而堅強，他們都在那田園的平靜的產物中深深躲避——那地方有新結的蘋果，青色的莓子，遮野成叢，還有許多的薄荷和茴香，兵士們就藏在其中。最後，在那一條通到尼委爾去的道路的西面，便是杜普萊特和亞丹兩位將軍的聯合陣線。

半合唱隊二

第二條陣線便是不列顛馬隊，前面有着屏障，他們依照原來的指定，排列在那一帶斜坡上；還有多恩堡，阿侖希爾特，科根·格蘭特的精兵；在他們左面是阿爾登的人馬所列好的陣營；

在阿爾登後面，著名的皇家馬隊也已經開到；在近邊，就是在庇克登所把守的陣地的後方，又來到彭森貝的聯合部隊，一路的吹着軍號。再後面又有無數的後備兵，沿着這一帶長行，還有許多舉動遲緩的礮隊填補了每處空隙，他們的可怕的重礮把整個陣線緊緊的连接。

尼委爾的修道院裏的鐘在遠方打了十一點。不久之後，一圈圈的青灰色的煙氣沿着法蘭西軍的陣線升了起來，英吉利的礮隊也立刻就響應着，這一陣兇險的喧聲就是遠到安特委爾普也都還能夠聽見。

一枝從法蘭西軍的左翼派出來的軍隊，人數約莫有六千以上，進展到烏戈蒙的堡寨前面的田野上。他們受到了英吉利軍的礮隊的轟擊；可是他們還是衝進了樹林，把駐紮在那裏的一

些敵軍趕走。法蘭西兵在走近那座堡寨的建築物去，但是被一垛有鎗眼的牆所阻攔住了，這座牆背後是藏着不少的英吉利的守衛兵。這些守衛兵從牆頂上和鎗眼裏拚死命的開着火。拿破侖傳令下去，叫一隊榴彈礮隊向這座建築物轟襲着。馬上，火焰從這座建築物裏爆發了出來；但是那些守衛的步兵卻依然把那院子把守着。

第一一景

同上 法蘭西陣地

在羅索麥的田場附近的一座小山頂上有一張從莊宅裏搬出來的小桌子在那裏安放著；桌上攤着一些地圖，桌邊放着一張椅子。拿破侖，蘇爾，和其他的大將們在四周圍站着，他們的馬是在斜坡的底下等候着。

拿破侖從他的望遠鏡裏向烏戈蒙望了一會兒。他的擡起的臉在早晨的光線裏很清楚的顯着一種陰沈的，怨恨的神情，在刮過鬍鬚的地方是青黑色的，又到處都被鼻煙所沾污，同時，在他的制服的胸前也有一些鼻煙的痕跡。他的矮而粗的身材此刻正向後面挺着，便更顯得他的結實了。

拿破侖

現在應得對雷伊關照一下，他這樣準備了最大的犧牲去攻打烏戈蒙的堡寨，那實在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他這種行動，是跟我原來的計劃不一致的——我的計劃是打算從敵人的右翼方面攻打到他們的中部去。我這個辦法一定可以決定了今天的形勢，這方面的機會，我們比敵人要強到九倍呢！

蘇爾

是的。同時我們最好能夠來得及把格魯希先召了回來之後再動手。可是我卻還沒有看見他回來。

拿破侖（粗糙的）

幾小時以前我就去叫他過了。
可是這沒有關係！他不來也不會少他一個。
你們是吃了這個惠靈登的敗仗過的，所以
就以爲他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可是這一次，
我要告訴你們，惠靈登其實也算不了什麼。
他的軍隊也是怪薄弱的。今天這一場戰事，
對於我們已經有了準備的軍隊，其實祇像
吃一餐早飯一樣的輕易。

蘇爾

我也希望能如此。

拿破侖

你瞧，惠靈登還在那兒非常吃力的佈置着，他祇願在加強着戈蒙的堡寨後面的實力，而把左翼和中部照先前一樣的完全不管——恐怕祇有比以前更薄弱了。他已經中了計！

事實上，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得到惠靈登的確在從他的主要陣線裏派出幾枝分隊去，準備要阻制法蘭西軍在烏戈蒙方面的企圖。

現在我再把這辦法說一遍。先派奈伊出去

把聖·若望山包圍住。再叫德·愛爾隆也出發，

把他的分隊從左翼方面一步步向前進展。

同時我還要另外派一枝軍隊去幫他的忙，

此外再叫工兵也緊緊的跟上去，在那一帶
田場上趕快掘着壕溝。

一位副官走進來。

副官

陛下，我是奈伊將軍
派來的，他叫我快來通報您，所有的準備都
已經弄妥當了，現在祇等您傳下了號令來，
就可以作猛烈的攻擊。

拿破侖

讓我在那一帶山邊

看清楚格魯希的地位，就馬上可以下令。

拿破侖把他的望遠鏡轉向了在右面離開四五哩遠的一片高地，這片高地的名字是叫做聖朗貝爾教堂山。他一邊更迫切而且鄭重的望着，一邊又在興奮中很快的吸着一撮撮的鼻煙；正在這時候，奈伊的軍隊是在那裏等着出發的命令，還有八十尊重砲排列在拉·貝爾·阿里盎斯前面準備幫他們的忙。

我看到了一堆黑沈沈的，像蝸牛似的東西

在那邊很遠的地方爬住——樣子彷彿是軍隊。

恐怕是格魯希的前鋒。你想是不是？

蘇爾（也在仔細的察看着）

是軍隊；

也許是格魯希的軍隊。不過空氣太模糊了。

拿破侖

如果是軍隊，那就無疑是格魯希的軍隊了。

你爲什麼這樣多疑呢！

另一將軍

我看彷彿是座樹林。

樣子是像一叢叢新近長了葉子的樹木呀。

另一將軍

我看是一朵在天空飛行着的雲片的影子。

另一將軍

這一定是一隊駐定在那兒不動的步兵呀；

我連那像樹林似的許多兵器都看清楚了。

拿破侖把叫奈伊開始攻擊的命令傳了下去——這便是對英吉利中部的總攻擊，連拉·艾·聖的田場也是包含在內的。攻擊開始後，礮隊就連續不斷的作了半小時的雷一般的轟擊，後來卻終於停止了，以便讓德·愛爾隆的步兵走過。

四大隊的步兵一邊在挑戰的吶喊着，一邊又當着英吉利方面的回擊的礮火撲過去。他們是非常的勇敢，一步步的在向英吉利的聯軍的陣線逼近，以致使後者幾乎要把持不定。但是底克登卻把派克的部隊調了上來；經這個部隊的迎擊，法蘭西方面也祇能退卻了。他們還嘗試着要攻打拉·艾·聖，不過從那裏，巴林的日耳曼兵也向他們開着火，作了堅決的抵抗。

從這裏，可以看到惠靈登是帶着他的一羣人站在遠方的一株大榆樹邊，他向盎普特達發着號令，叫他趕快派援兵去替巴林接應——這事情，是可以從那些像跳着舞的馬蠅般在幾方面來來往往的奔走着的副官們的行動上看出來。

在那條大路的東面，德·愛爾隆的部隊的右翼已經爬上了那些斜坡。比蘭特所帶領的，正當着敵人的鋒鏑的荷蘭兵被打破了，他們的逃亡又衝亂了英吉利第二十八軍的陣線；同時，第

九十五軍的短鎗隊卻也從他們本來佔領着的沙地上被逼走了。

拿破侖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呀！戈蒙是被圍住了；

拉·艾·聖也給圍住了，他們的中部是危險了；

特拉委爾斯和德·愛爾隆在那一帶山崗上

佔了優勢。我還要再派一些步兵去幫忙呢。

他們的軍隊是戰術不精的；英吉利的那枝

在西班牙，美利堅打過仗的軍隊是沒用了。——

我們今天夜裏一定可以在布魯塞爾睡覺！

託馬斯·庇克登爵士看到了現在正在發生的情形，便傳令叫堪布特的部隊開上去。這枝軍

隊用排礮殘酷的向德·愛爾隆的部隊中的董什羅的分隊掃射着，終於把他們逼了回去。正在他們退卻時，我們可以看到底克登是在高聲喊着衝鋒的號令。

謠言之精靈

我彷彿聽到一個聲音在向底克登警告着，叫他不要這樣的魯莽。可是他卻這樣回答：

「我怕些什麼呢！我這個臭皮囊難道還值得迷戀嗎？」這樣說，他就不顧一切的衝了上去。

他的修長的，嚴肅的，陰沈的身材和他的那張古銅色的臉慢慢的在移近來，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親自指揮着這次衝鋒。當他非常惹人注目的騎着馬，進展到了交叉路口和沙地之間的斜坡上的時候，他突然倒下身死了，一粒子彈正打中了他的前額。他的副官，由一名兵士幫助着，

把他的屍體拖到了一株樹下面，便依然趕上前去。堪布特替代他擔任了指揮之責。隨後，馬爾戈涅是被派克的部隊所逼走。德·愛爾隆的步兵和特拉委爾斯的胸甲兵是被蘇格蘭的（註一）灰騎隊，皇家輕騎隊和 *Tinniskillens*（註二）的聯合部隊所迫擊着，已經給打得到處都四分五裂了；這聯合部隊顧自己瘋狂的向他們追趕過去，甚至連曷克斯布里奇爵士要把他們召回來，他們都置之不顧。他們走近了法蘭西的陣線，便立刻被密羅的胸甲兵所包圍，全隊生還者差不多還不到五分之一。

一位從多蒙將軍那裏派來的副官走上場來，走到拿破侖身邊。

副官

陛下，多蒙將軍叫我來對您報告，他是已經打聽清楚了，那在聖朗貝爾山附近的軍隊，一點疑問也沒有的，確確實實是普魯士的

軍隊。

拿破侖

那麼，格魯希將軍的軍隊在什麼地方？

馬爾波總兵帶了一名俘虜上場來。

啊，又是個普魯士兵！他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馬爾波

陛下，是我的驃騎兵在拉斯奈斯附近地方

將他捉住的——是西萊西亞馬隊裏的小軍官。

我們在他身上搜到了一個布羅夫送去給

惠靈登爵士的條子，說是普魯士軍隊馬上

可以來到了。陛下，他也能够說我們的方言。

拿破侖（向俘虜）

在聖朗貝爾山邊的，究竟是那一枝軍隊呀？

俘虜

陛下，是布羅夫伯爵所帶領的軍隊的前鋒。

拿破侖的憔悴的臉上顯出了一種憂慮似的怒容。

拿破侖

那麼，你們的大隊人馬昨天在那兒過夜的？

俘虜

在瓦佛爾。

拿破侖

在那邊沒有接觸到法蘭西兵嗎！

俘虜

沒有。我們想大概是開到柏朗斯諾瓦去了。

拿破侖（乾脆的）

把他帶走吧。（俘虜被帶了開去。）有沒有去打聽格魯希究竟在什麼地方，去通知他普魯士兵快要來到了？

蘇爾

當然去了，陛下。我已經派了一名使者去了。

拿破侖（憤憤的）

一名使者！如果我那可憐的貝爾底葉還在這兒，那恐怕派六名還不够！快去找到奈伊；

叫他趁布羅夫伯爵的軍隊沒有來到之前
趕快用精兵把英吉利的陣地先攻打下來；
現在不妨對他說，那在山邊的軍隊正就是
格魯希的援軍。（旁白）這是我唯一的勝利的機會；
聯軍方面這種機會卻很多！（向蘇爾）如果布羅夫真
來了，他也是來不及打入目前這場戰事的；
就算他來得及，也祇不過是多了一枝軍隊。……
今天早晨，我們本來有九成的勝利的把握，
現在也至少還有六成。祇要格魯希能夠不
這樣不知去向，今天晚上就一定可以解決了！

場面移轉。

統治者

- (註一) 蘇格蘭的，原文作“Scotch”，原註：「這裏用的是當時的拼法。」
(註二) “Iniskillens”，一字意義未詳。



第二景

聖朗貝爾教堂山

一座在瓦佛爾和滑鐵盧戰場的半中間的山崗，在前面一景的東北面五哩遠近的地方。山崗上長滿了樹木，四周圍有一些空曠的原野。在全景的左面，即向着滑鐵盧那方面，便是一條狹谷。

啞場

有一些穿着普魯士軍的制服的，在行進着的軍官從瓦佛爾那方面來到，沿着那條道路穿過樹林在走上這座山崗來。

這些軍隊便是布羅夫所帶領的部隊中的前鋒隊和兩枝小隊，已經在那裏跟勃呂歇爾會集在一起了。勃呂歇爾自從在兩天以前在里尼戰場上打傷了之後，一直病臥在牀上。到不久以前方纔起來。他臉色至今還非常慘白，上一次打仗快完畢時所受到的，摔下馬來被踐踏着的痛苦，似乎至今還留着嚴重的影響。

那些軍隊在山頂上停止了，隨後，勃呂歇爾便和他的參謀部員們商議着。

從滑鐵盧那方面傳過來的大砲的轟擊聲是愈來愈顯得猛烈。勃呂歇爾在向幾方面望了一陣之後，便決定等到他能夠達到柏朗斯諾瓦的時候，就準備向法蘭西軍的右翼攻擊，不過這目的現在卻還達不到。

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之間，地勢是很峻峭的陷落下去，一直陷落到在看客左面的一帶峽谷，在這條峽谷裏有一條泥底的水流，叫做拉斯納河；在那另一方面，那斜坡也同樣峻峭的一直升到柏朗斯諾瓦地方。普魯士軍隊如果要到那邊去，便祇有這一條險道可走——不過這路徑要礮隊經過實在是極度困難的；不但如此，同時他們還猜疑着也許那地方敵人早在夜

裏駐紮着一隊精壯的前哨，來阻攔聯軍從這一方面偷襲過去。

一個人走了開去，這個人便是法爾根霍森游擊。他是被派遣出去偵察敵情的。他們很焦急的在那裏等了好一會，滑鐵盧方面的礮火聲是愈顯得可怕了。法爾根霍森不久就帶了叫人聽了高興的消息回來，說是那邊並沒有敵人的前哨。

現在是祇剩着關於道路的一種困難了；他們便開始嘗試着。當他們把重礮很費勁的拖下斜坡，拖到那條峽谷的污泥的底邊去的時候，我們可以遙望到勃呂歇爾在騎着馬，來來去去的走着。在污泥裏輪子是被黏住了；那些人，因為從黎明五點鐘的時候就開始趕着路，到此刻已經累得不堪，差不多想要把重礮剩下在那裏，顧自己走了。但是，滑鐵盧那方面的轟擊聲依然在繼續，勃呂歇爾用言語和急迫的手勢向他們勸告着，使他們終於把那些重礮都弄了過去，雖然時間是化上了不少。

那前鋒隊現在已經達到了一處濃密的樹林，叫做巴黎林。在它後面是跟着羅斯丁和希勒的步兵分隊，再後面又跟着這兩個分隊中的其餘的人馬。他們在這地方停了一會，等待着布羅

101307112

統治者

夫的主力軍隊和提勒曼所帶領的第三隊人馬的來到。
場面移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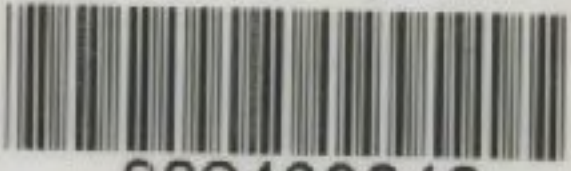


一五八二





國家圖書館



002439846



3.55

5

14

籍